

我们为什么 追捧莫奈?

“光影悦动”——宁波美术馆馆藏经典油画陈列展正在举行。这次，宁波美术馆把压箱底的21件宝贝拿了出来，供市民欣赏。展览中，法国画家莫奈(1840-1926)的两幅真迹成为焦点，吸引无数爱好者驻足观瞻。

莫奈为什么这么火?

因为他是印象派的“扛把子”，印象主义的名字就来自他的《日出·印象》。放眼整个西方艺术史，莫奈都是“高山仰止”一般的存在。虽然这次展出的两幅油画算不上莫奈的代表作，其中《退潮时的马》甚至不是印象主义的风格，但观众追捧莫奈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。

两件作品创作时间相隔约20年，观众正好可以从中作个比较，对莫奈画风的演进有个大致的理解。



莫奈《冬天的吉维尼入口》。

1 从现实主义到印象派的华丽转身

莫奈身上最鲜明的标签，就是印象派。印象派为什么厉害?因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它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分水岭，也是具象艺术和抽象艺术的分水岭。

艺术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，都没有印象主义这一步迈得大。

印象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。在此之前，法兰西绘画流行的是现实主义，以库尔贝、米勒、画风景的巴比松画派为代表，主张尽可能把对象逼真地描绘下来。就像巴尔扎克的小说，成为“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”。

然后，印象派来了。他们同样主张画得逼真，只不过是不同的逼真。

现实主义的逼真，很简单，是画得像。

印象派却认为，你们画的，只是你们“知道的真实”，所以画下了对象身上的细部;我们只画“看到的真实”，对景作画时，凡是看得清的，我画得细，看不清的，就画得模模糊糊。所以，我画的才叫逼真，才是真正的“视觉艺术”。而且，印象派特别注重户外写生，阳光下，光线不停变幻，画家看到的色彩也在变，这就需要他们善于捕捉瞬间的光影，迅速完成作品，如此一来，也只能画得模模糊糊。

这一步迈出去以后，具象也

就慢慢发展成了抽象。

何况那时，发明不久的照相机逐渐投入使用，具象绘画的使命面临终结。对于画家来说，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，敏感的他们，怎能不转型?

这次展出的《退潮时的马》和《冬天的吉维尼入口》，正好体现了莫奈画风的转变。

前者画于1864年，即印象主义诞生前10年，画中的马、人和马车，都是清晰可辨的，连作为背景的山坡、岩石、云朵和海浪，也都一览无遗。这正是现实主义的风格。不过，画中明艳的色彩和光线，已经能够让人感受到莫奈的老师欧仁·布丹教导他的户外创作的一些成果。

《冬天的吉维尼入口》创作于印象主义诞生后约10年，此时的莫奈已是功成名就的印象派领袖。他在上诺曼底大区的吉维尼小镇购置了房产，这幅画展现了小镇雪停后日落时分的风景，生机勃勃的黄色、橙色和粉色线条勾勒了天空。这些大胆的色彩映照在被白雪覆盖的道路上，反衬了冬天清冷的蓝白色风景。色彩是莫奈的拿手绝活。路的远处、树叶、房子、积雪，都是模糊的。画家认为，他看到的就是这样，他得尊重自己的眼睛。所以，这是一幅典型的印象主义作品。



莫奈《退潮时的马》。

2 曾经窘迫的他终于迎来功成名就

莫奈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情结的画家。出生于巴黎的他，童年在上诺曼底度过，勒阿弗尔、鲁昂，以及他后来的栖息地吉维尼，都在那个大区，莫奈一生的大部分重要作品，便是在那里完成。

比如令他扬名立万的《日出·印象》，和《退潮时的马》一样，描绘的也是勒阿弗尔的景象。勒阿弗尔想必是个有故事的地方，莫泊桑就出生在那个港口城市，他的小说《我的叔叔于勒》情节的发生地也在那里。《日出·印象》一画中，早晨的薄雾下有很多看不清楚的物体，水面是波动的，小船在水波中摇曳，远处的码头、吊车、烟囱依稀可见，连太阳都被云层包裹着，光和色彩是变幻、跃动的。

这是莫奈眼中的“印象”，他把它捕捉了下来。这样的画法在当时堪称前所未有。对评论家、记者乃至社会公众而言，都是见所未见的。

既然受众的认知尚未刷新，这幅作品也就只能招致无尽的

嘲讽。1874年展出时，一份周刊说，莫奈“跟精神病院的疯子一样，从路旁捡起石块，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钻石”。

如此对立，谁对谁错?错的当然是公众。

艺术家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的超前。正因为超前，所以不被理解。很多杰出画家没有等到公众理解他的艺术，就已撒手人寰，终其一生穷困潦倒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凡·高。

年轻时候的莫奈也是窘迫的。他的父亲阿多洛夫、画商欧希德、好友雷诺阿都曾是他的赞助人，但他的画乏人问津，以至于妻子卡美尔死于贫病交加中。

不过，莫奈是幸运的，他活了86岁。在1874年第一届印象派展览的六七位骨干中，莫奈是最长寿的一个。他等到了印象派声名鹊起。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，一切好转起来了。他趁热打铁，不停地创作，在巴黎、在鲁昂、在勒阿弗尔、在普瓦西、在维特伊，凭借众多精品力作，莫奈实现了名利双收。

3 在精神家园安享余生

莫奈在塞纳河的船上作画，印象派中的老大哥马奈，曾对着此情此景画了一幅《在小船上作画的莫奈》;去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，当游船驶过塞纳河，出现过“名画巡礼”的名场面，灵感也正来源于此。

今天宁波的友好城市鲁昂，是莫奈热爱的地方，他在那里创作了《鲁昂大教堂》系列。莫奈根据不同时间太阳在教堂粗砺墙面上的投射效果，精微地观察写生。为了把握光与色的无穷变幻，他追逐阳光，同时张起数块画布，每当光线偏移，就立即在另一块画布上作画，最终成就了这一令后辈画家膜拜的系列。

1883年4月，莫奈在吉维尼

置办了产业。那里阳光明媚，风景如画，是他的精神家园。他建花园、挖池塘，池塘里种满了睡莲，他在那里度过了40多年的漫长余生。

此次宁波美术馆展出的《冬天的吉维尼入口》，便是那个时期的写生作品。当然，在吉维尼，莫奈还有更伟大的《睡莲》系列。

以画画为生的莫奈，在有生之年遇上了照相机的应用。他以非凡的智慧，领风气之先，完成了华丽转身。

如今人工智能席卷而来，面对这个足以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技术革命，我们如何倔强地存在?一个半世纪前莫奈的选择，值得后人追捧并致以敬意。

记者 楼世宇